

主雲五主編

人人文



巡

按

歌 郭 里 著
賀 啓 明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巡

按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中華書局影印

歌郭里著
賀啓明譯

巡

按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復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戲中人之性格與穿扮扮演人須知

知事 居官甚久，人極明敏。雖有時受賄，然性嘗嚴正。遇事極認真。幾與道學先生相去不遠。言語不急不徐，輕重多寡，恰合分際。每發言必中肯要。而其爲人，則以初次出任下級官吏之故，職務繁苦，旣形粗魯，且覺暴厲。顏色忽驚忽喜，忽而卑躬折節，忽而倨傲王侯。變化神速，令人莫測。服飾平常，着馬靴，髮頗整齊，色斑白。

安娜 爲知事之夫人，頗嬌好，固一半老之徐娘也。略解詩書，頗知禮義。性喜動，而驕矜逼人。時能折服其夫，但僅於細微末節，及笑談中耳。戲中凡四更衣，衣飾各異。

赫列斯達奇福 係一二十三歲之青年，身軀頗瘦小，性微魯鈍，極少主張。蓋衙門辦事不力之人員中，彼其一也。言語動作，不假思索。一事之發生，毫不顧其終始。措詞簡斷，意難預測。扮演此人者，

須作出十分真誠，十分坦率之狀，方爲上乘。服飾以新式時裝爲宜。

何喜卜 爲其僕，與一般之老年舊僕同，俯首侍立，其貌維恐不恭，行極規矩，常以禮法自持，往往在主人前勸善規過，語近和平，詞甚簡斷，且時責其主人之非，若較其主人聰明然，故戲中獨先參透知事之認識也，但不喜多言，亦樂其誤認耳。衣服以灰色或藍色之舊者爲宜。

波不稱與**多不稱** 二人身材短小，最好事，性甚相近，同着短褲，語極急，每發言必聳肩舞手，多不稱較波不稱略正派，但波不稱比多不稱稍活潑。

阿莫斯 爲縣中之審判官，讀書約五六本，頗信仰耶穌，性甚疑猜，故每吐詞必有分寸。扮演人應於面際常現有味之色，聲音重濁，語每延長，如一破舊之自鳴鐘，必先發沙音而後始鳴也。

阿切密 爲縣中醫院院長，身軀極豐滿，心無曲折，頗粗笨，猶喜小奸小詐，用其欺騙，好沈思，勤於工作。

郵務局長 其爲人本乎天真，純爲誠樸。

其餘扮演諸人，難以盡述，總在因時制宜，求所以悅衆目耳。

扮演諸君，於末場時，最宜注意。末場傳達之數語，應如風馳電掣，使衆人忽然大驚，全場人員態度，應於同時盡變。衆婦女驚異之聲，亦須一齊嚷出，如一人發聲，然若稍疏忽，則全戲佳境，皆難入妙矣。

著作人歌郭里附誌

戲中人

知事 安唐

知事夫人 安娜

知事之女 馬利亞

校長 陸克

校長妻

審判官 阿莫斯

醫院院長 阿切密

郵務局長 石帕欽

巡按

縣紳 多不稱

縣紳 波不稱

聖彼得堡之官員 赫列斯達苛福

其僕 何喜卜

醫生 赫利斯監

鄉宦 陸六可， 拉斯達苛福， 喀洛不欽

警察 司魏斯通， 卜哥維次， 結爾日莫爾

警官 斯列潘

商人 阿卜杜鄰

小木作匠之妻 愛佛郎亞

排長妻 移萬挪瓦

知事之僕 米什喀

店夥

男女來賓

衆商家

衆請願人

飯店主人

佛拉薩

巡按

三

第一幕

(佈景) 知事家中的房間

第一場

(登場人物) 知事，醫院院長，校長，審判官，警官，醫生，警察二人。

知事 衆位，今天我請你們來，有一件頂不好的消息告訴你們：巡按使要按臨我們這裏了。

阿莫斯 甚麼，巡按使？

阿切密 甚麼，巡按使要來嗎？

知事 由聖彼得堡來的巡按使，還是微行暗訪呢，並且還奉有很祕密的命令。

阿莫斯 這便怎麼好呢！

阿切密 這纔是從前滿不注意，現在就等着瞧罷！

陸克 哎呀！還奉有祕密的命令哪！

知事 我好像早有覺着似的：昨夜整宵的作夢，看見兩個很奇怪的大耗子，真是這樣的，我從未見過：黑的，非常之大！跑來，聞，又跑走了。現在我念一封信給你們聽，這信是從安得烈君那裏來的，這個人，阿切密，你一定認得，你們聽他寫的是些甚麼：『安唐君鑒』（低聲微讀，用眼睛一行一行的急看）……『應預達者：』這就是的，『應預達者：』聞有某某官員，密奉令旨，按臨我省，調查全省吏治，尤特別注意於吾邑。（以食指上伸）該員雖係微服私訪，而弟處所得消息，卻甚可靠。素知閣下與一般同人，頗有越軌行爲，誠以足下天賦聰敏，到手者決不肯空空放過也……』（停一下）這裏已然是私事了……『故請先事提防，因該員現若尚未到來，或暗居何處，不久即當抵境也……』昨者弟……『這裏已是他們家內的事了。』吉利樂福姐偕其夫同來，姐丈身體甚好，時以胡琴爲戲……』如此等等的東西，你們聽清楚了沒有，是這麼

樣的情形

阿莫斯 是呀，這種情形不同平常的事情！怕不能免啦！也就掃運氣罷。

陸克 這是怎麼回事？安唐爲甚麼有這樣的舉動？巡按使到我們這裏來作甚麼？

知事 作甚麼！已經顯見得啦，運氣如此，有甚麼法子呢。（歎氣）現在託上帝的洪福，到別的城鎮那裏去了，也快輪到我們頭上啦。

阿莫斯 安唐，我想這多半是因爲政治的緣故，多一半是因爲俄羅斯……是的……要同敵國開仗了，部內派一位官員出來查查地面上有沒有敵人，有沒有叛亂的事情，你想怎麼樣？

知事 哦，你扯到那兒去了！你怎麼那樣聰明呢！一個縣城內作甚麼亂！有甚麼敵人是在邊界上不是呀！從我們這裏那怕你跑三年也到不了甚麼外國呀。

阿莫斯 不是，我跟你說，你不要那樣……你不要……上司的眼光是非常精細，非常遠的，由他離外國如何遠法，他們也可以到這裏來，摸摸鬍子，擺一擺樣子啊。

知事 摸鬍子不摸鬍子，衆位，我們先不管，讓我先告訴你們罷——各人注意各人的事情，我不說

是下命令，我勸告你們。阿切密，您尤其要緊！這官員過境時，必先來參觀你那所教會醫院——所以你應當把那醫院收拾整齊：病人的睡帽須要清潔，病人也不可同平常一樣，還叫他們作事去。

阿切密 哎！這不要緊。睡帽，大概還可以叫他們戴乾淨的。

知事 好，並且在各人牀上，用臘丁文或其他各國的文字寫上……這已是屬於您的事情啦，赫利斯監——各種的病狀：何時，何人，所得何病，在那一天進來，是第幾號……很不好的就是你那裏病人所抽的煙，性味太烈，每進那屋裏去，就要噴嚏，頂好是讓這煙味少着點：不然呀，怕醫生就有不學無術或是料理不善的批語啦。

阿切密 嚶！關乎醫道的事情，我同赫利斯監自有妙法：以貧富爲差別，自然是頂好的法子——貴些的藥方我們不用他，平常人若是死了，就算死了完了；若是好了，那也就讓他好去罷。再說赫利斯監，也難以同他們講解呀；他一句俄國話也不知道。

赫利斯監（發半像字母『依』N又像字母『葉』e的聲音）

知事

阿莫斯，您，我也要告訴您，須要注意您那衙門。您那個前院兒是起訴人常到的地方，守兵們喂許多的鵝，並有很多的小鵝，常常在人腳下穿去穿來。這喂養家禽，自然是頂好的事件，人人都要稱贊的；那兒能單不讓守兵們去喂養呢？但是，你知道，在這衙門內去喂養家禽，是不很體面的……我很早的就要告訴你，不知怎麼老是忘記了。

阿莫斯

啊！我今天就去都拿來煮而食之。你要高興，就請到我那裏食飯去罷？

知事

此外還有不好的，就是你那衙門的前廳，各種骯髒東西，都曬在那兒。在那紙糊的頂棚上，便是獵用的長鞭。我知道你愛打獵，然而暫時頂好是收藏起來，等到那巡按使過去的時候，你也可以把他再掛起來了。再就是你那位陪審官……他，自然是一位多見多聞的人，但是他身上那種氣味，就如恰從酒缸裏出來是的——這也是不好。我早就想把這話告訴您，可是記得心中有甚麼別的事件，老沒有能告訴。即便是如他自己所說的，這氣味是天生來的，也得有個藥方兒，可以治他啊！可以勸他食葱，或食蒜，或食甚麼別的，解解這種酒氣。關於這事，赫利斯豎可用各種藥料去幫助他呀。

赫利斯監（發聲與前同）

阿莫斯 不能這種酒氣已經不能除去了！他說是他小的時候他母親把他錯弄了一下。所以自那時候兒，他身上便有一點兒酒氣味啦！

知事 是的呀，我不過提醒你而已。關於內部的安排以及安得烈信中所說的越軌行為等等事件，我任甚麼也不能說；並且說來也很奇怪：那兒有人能够任甚麼過錯沒有嘞？這也是上帝自己給我們安置的，那不信基督教的人要反對這事情，那不是枉費心機嗎？

阿莫斯 安唐，你以為甚麼是越軌行為啊？越軌行為，各有不同。我明白告訴你說，我受賄，但是怎麼受賄？受的不過是獵犬及小狗等類。這完全另是一回事了。

知事 噯呀，或小狗或是別的物件，總是一樣的受賄呀。

阿莫斯 噯，安唐，不是。比方有受皮襖的價值五十盧布，太太還有皮圍頸……

知事 是呀，那便怎麼？你受人的獵犬及小狗，那不是受賄，是甚麼呢？而且你不信上帝，你總不到教堂去。我呢，不論如何，信仰還堅；我每禮拜總上教堂去。你呢……哦，我知道你了，若是叫你說一